

■ 旅游日记 ■

天台飞瀑

■ 邓荆 文

浙江天台的天台山是个很神奇的地方。

南朝志怪小说《幽明录》中就有记载阮肇、刘晨二人上山采药,遇仙被留七世的故事。

后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写道:“天姥连天向天横,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,对此欲倒东南倾。”其中“赤城、天台”就在如今天台县境内。

李白诗歌向来天马行空,洒脱不羁,但不管怎样,赤城、天台终究成了旅人们向往的地方。

月初,我和先生兴致勃勃坐动车奔赴了天台。

巧得很,我们下榻的民宿就在赤城路上,而赤城路又离天台山不远。

天台有很多景点,有原址复建的“济公故居”;有著名的“国清寺”。

国清寺始建于隋初,初名天台寺,隋炀帝时期赐额更名国清寺,距今1400余年,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,也是日本天台宗祖庭,历史底蕴深厚。

国清寺清幽、庄严、肃穆,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下,人们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。

我对中国历史人文向来很有兴趣,放在以往,一定会慢慢地观赏,细细地品味,深深地思索,但这次我的兴趣却转向了另一个场所——天台山,一个以百丈大瀑布闻名的地方。

天台山是诗仙李白游览过的名山。他还写下“龙楼凤阙不肯住,飞腾直欲天台去”,寄寓对仙山的无限向往。

我们追随诗仙的脚步踏景而去。进入天台山景区,是近午时分,正是观瀑的最佳时间。

此时的飞瀑,气势磅礴、纵横豪迈。在阳光的直射下,斜逸出一道彩虹,如诗、如画、如梦。它高数百米、宽百米的身躯,遮天蔽日,奔涌直下,声如狮吼,如惊雷。

我去过庐山,观过庐山瀑布,但感觉远没有此处浩大、湍急、壮阔,那么让人震撼!

李白的彩笔未曾辜负于它,或许因有《庐山瀑布》在前,《琼台》便隐于人后了。

但据说琼台飞瀑原先是没这种气势的。至少李白时期还不是这样。如今是因为山顶建了水库,每天定时开闸放水所至。

开闸了,水流一泻而下,如万马奔腾,如轰雷掣电。闭闸时却又是涓涓细流,静静如缕。

不知,没建闸之前飞瀑是怎样的?这瀑为何需要建闸?保护瀑流,还是缘于灌溉?瀑的源头在哪里?

又遐想,所有飞瀑的源头在哪里?我不是地质学家,不知道答案。也许李白说的有理,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而对于我这样纯粹的游览者来说,不虚此行便是目的,最后以小诗作结——

绝句

银川飞溅落琼台,
绝壁烟云隐翠苔。
雪卷惊鸿霞照里,
诗仙慕景又重回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黑丽翅蜻(上海植物园荷花塘) ■许超森

■ 意犹未尽 ■

锯木声

■ 王洪 文

1973年,我十七岁,身高1米79,细胳膊细腿,被分配至上海郊区一家手工业合作社当学徒。

报到那天,车间主任陆师傅上下打量我,眉头成“川”字:“这么瘦,拖得动原木吗?”我挺起胸脯:“师傅,我能行!”心里却直打鼓——那卷扬机从河里拖上来的木头,哪一根不比我腰身粗?

我的工位在锯板车间,守着一台轰隆隆的龙门锯。每天的工作像一场与木头的“摔跤”:先把卷扬机从河里捞上来的湿淋淋原木,或从卡车上卸下的一根根庞然大巨木,用撬棍、钢丝绳和人工弄到锯台上,用扎钎固定好,然后由师傅开着行车前进,让锯齿吃进木头,把整根原木剖成四五公分厚的板材,顿时锯末纷飞如雪,锯板机轰鸣声震得脚底发麻,木香混着机油味扑鼻而来。

三年学徒,一千多个日子,我就这么锯啊锯,从春寒料峭锯到暑气蒸腾,从落叶纷飞锯到北风呼啸,把成堆的原木锯成一片片的方材。起初,我只会傻干。陆师傅看不过眼,跟我说:“锯木头是手艺,不是苦力!你晓得这根是樟木还是杉木?派啥用处?怎么样掌握锯的方法?”我懵懂摇头。师傅叹气:“木头有灵性,你要懂它,它才服你。”

陆师傅是个木匠奇人,造房子、做家具(俗称“大木”和“小木”)样样精通。他只要看到树皮,听锯子吃木头的声音,闻锯出来的木屑味道,就能辨出是什么树种。“沙沙响,是松木,软;咔咔响,是硬木,吃刀。”他教我。我每天追着问:“师傅,这根有香味的是啥?”“樟木,防虫,做箱子好。”“这根红的呢?”“进口红木,老价钿了,锯的时候要慢,不能废料。”

师傅的指点像钥匙,打开了我的好奇心,原来木材里蕴含众多知

识。我开始买专业书籍,业余时间啃《木材学》《树种识别》。晚上在宿舍,就着昏黄的灯泡,把白天锯过的木头画下来,记特征、记产地、记用途。一本日记本,渐渐记满了:本地杨树轻软,做家具要变形;榆木坚韧,适合做农具;椿木纹理美,是雕刻的好料;南方的杉木耐腐,造房子做梁最好;进口的花旗松、红木,是高级货,要慢慢供着锯……

三年学徒期满,我出师了。

又干了五年,我已能从锯木的声音、木屑的颜色、剖面的纹理,一眼辨出树种,连师傅都惊讶!本地的杨树、枫树、榆木、椿树;全国各地的樟木、松木、杉木,乃至进口的红木、花旗松,我如数家珍。工友们对我刮目相看,叫我“木头精”,我知道,这是夸我。更难得的是,我学会了调度整个车间的工序。下料的、配料的,整理的,各工位环环相扣。一根原木怎么锯最省料,什么木头该派什么用处,我心里有了一本账。师傅拍拍我肩膀:“可以了,独当一面了。”随着师傅调任销售经理,我坐上了车间主任位置。

后来,恢复高考,通过复习考试,我离开工厂,进了大学,走上了另一条路。

但每当闻到锯木头的香气,听到机器轰鸣,十七岁到二十五岁那八年的画面就会涌上来,车间里手把手教我的翟祖兴、顾阿关、蔡志远、陈永发、周雪秋等几位师傅,同进车间的石瑶山、徐宝林、董金宝、蒋同财几位师弟兄,还有整理工位上小吴和小朱等几位辅助工,那些师傅们手把手教我手艺和做人,讲解做木匠的往事和乐趣,师弟兄并肩撬木头、业余时间捕鱼捞虾的情景,以及车间里每天下午派师弟去镇上卫生院“看病”,实为购买“糖果饼”当点心的往事,伴随从“木头人”变成“木头精”的自己,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一段被锯未染成金色的青春,它教会我,手艺是磨出来的,功夫是问出来的,而所谓成长,不过是在日复一日的“如此”里,藏着一颗不甘于“如此”的心。

■ 岁月悠悠 ■

橡皮筋里的烂漫时光

■ 吴毓 文

街上或校园里,如今很难再看见姑娘们欢聚着跳橡皮筋了。可在我们的年少岁月里,跳橡皮筋是所有女孩都钟爱的游戏,简单质朴,却藏着数不尽的乐趣,既是舒展筋骨的游戏,也是独属于女生们的美好时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家住在城郊偏僻的老式洋房里,整栋屋宇只有三户人家,邻家孩子都比我年长,寻不到同龄玩伴。姐姐虽长我一岁,却素来不爱女孩游戏,整日埋首在厚如砖头的小说里,厚厚的镜片一圈圈像两个啤酒瓶底。

家中没有跳皮筋的伙伴,我便总盼着去学校。

到校,书包往课桌抽屉一塞,从裤兜里掏出一卷自制橡皮筋。那是我平日累积起的废弃橡胶皮,细心地剪成一条条,再用这长短不一的胶皮条一段段打上死结拼接,凑出一根长长的皮筋,模样粗劣,也不牢固,蹦跳间有时会断开,再重新打结,便继续欢跳。

有些家境好、手里零钱多的女生,会去小摊上买许多簇新正宗的橡皮筋,两股相扣连成一整条,好看又结实,彼时父母基本不给我零花钱,我心里满是羡慕。

玩跳皮筋先要拳拳分组,我永远是两方争抢的人选。只因我是班里个子

最高的女孩,跳皮筋升到最高一级时,绷在食指尖上的皮筋,要伸直手臂举至头顶最高处。个子高挑、手臂修长的我能把皮筋抬得极高,对方很难抬脚跨越。而待到我方上场,我长腿阔步,一抬腿便能轻松越过最高处的皮筋。有时对手存心耍赖,撑皮筋的人拼命踮脚抬高高度,我也跟着踮起脚尖,稳稳一跃,皮筋缓缓落在脚踝,同组女生紧跟在后轻盈蹦跳,伴着欢笑赢下对方。

跳皮筋花式繁多:有双股皮筋套在脚踝、小腿上跳,有单股绕指一根皮筋跳,或是三人撑开绷成三角型,一边哼着歌谣,一边踏跳等。跳皮筋游戏既活动四肢、放松身心,也让同窗间友情在跳跃间愈发亲近。寒冬时节,几场踩跳橡皮筋,暖意从脚尖蔓延至全身。但凡有片刻空闲,我们女生都舍不得放过,短短十分钟课间休息,也拽出皮筋,跳上几轮。

独自在家,做完家务、写完功课,我便会在门前宽大的晒台上,搬来三张吃饭坐的厚重方凳,摆放成三角,将皮筋分别套在凳腿上,站在三角中央哼唱着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双脚在皮筋间轻快起落,皮筋被压下又飞快弹起,我在方寸之间来回兜转,一人蹦跳,自得其乐,满心都是欢喜。

时光匆匆,当年伴着橡皮筋跃动的青葱少年早已远去,那些清脆的笑声、蹦跳的身影,镌刻于心底,岁岁年年,从未消散。

■ 海上风物 ■

打水漂

■ 范国忠 文

小时候,我住在武东路的一个新村里。这地方,属宝山县,但靠近城郊结合部,方圆六七百米,有四五条大小不一的河浜,不用走远,即可看见清澈的涟漪。

上小学三年级后,星期天或放寒暑假时,我常到河边玩。捉小毛鱼、捞红鱼虫、掏蟾蜍洞、摘野草花、追拍蝴蝶、捡柴灶烧的枯树枝等,玩得忘记时间,顺带衣裤上这一边沾着泥巴,那一边沾着泥巴,被下班回家的母亲数落一顿,这不是难得而是经常。

到河边玩,吸引我的还有打水漂。

把扁平瓦片或石片,拿在手中,用臂力甩向河面。石片擦水面飞行,触碰水面后因惯性原理,弹跳再飞行,至惯性耗尽沉入水中。石片携水珠不断地一跳一跳向远方,叫人兴奋。谁打水漂弹跳多,谁接受敬佩目光和喝彩声就多,我与小伙伴都心向往之。

1971年仲夏的一个上午,夏风夹着燥热,我招呼邻居小伙伴去打水漂。一起去的体格硕壮的大弟弟,是我们平日玩游戏的铁杆小伙伴,一喊就应。

我们六七十个十二三四岁的少年,向复旦大学后面、现在已被国挡遮得看不见的护校河走去。大弟弟不停地拔路边草,踢路上石子,还捡了十来块小石头小石片放进裤袋里,鼓鼓囊囊的。

沿武川路走约300米,过铁路,左拐,走小路200米,就是复旦大学护校河。河面宽阔,青草萋萋,河滩平坦且旷敞,适合打水漂。手握石头石片的小伙伴,在河滩站成不齐整的一排,确定由左向右掷石顺序后轮流打水漂。轮到这时,右手拇指、中指捏住石片,食指顶紧石片,身体后倾,手臂与身体呈45度角,用臂力使劲把石片抛向河面。

一个,两个……五个弹跳。“喔唷!五记!五记哎!”大弟弟喊道,我

表面上淡定如水,心底是神抖抖了。

半个小时后,小伙伴手中的石头石片抛完。

石片,是那时最难找到的稀罕物。最后一掷的大弟弟摊开掌心给大家看,原来他拿着一块小石头。随后,他摆好抛掷姿势,快速跑出五六步抛石头,竟然是两个弹跳。小伙伴喊叫:“噢!大弟弟依结棍咯!”

或许是被大家赞扬所鼓舞,大弟弟马上蹲下,用枯树枝使劲抠出一块稍露土外的不规则小石头,捏在右手。用左手拇指擦去泥土,摆好姿势猛然向前冲,顺势抛出石头。跑和抛的惯性叠加,刹不住的一脚踏入河中,吓得小伙伴惊叫:“啊……”

好在河滩水浅,只湿了凉鞋和裤腿。已近炎热的中午,我与小伙伴纷纷走上河岸返家。

回家路上,我问大弟弟:“刚刚冲进河浜里吓吗?”大弟弟说:“吓的。”其实我也吓。

打水漂吉尼斯世界记录记载,世界上打水漂弹跳最多的是美国人库尔特·施泰纳保持的88个弹跳;打水漂距离最远的是英国人道吉·艾萨克斯保持的121.8米。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多个国家举办过全国性打水漂比赛,我国2022年7月在贵州丹寨县举办了全国性的“首届丹寨水漂石大赛”。

2018年秋天,我去新疆旅行。11时许,来到湖面海拔约2071米的高原湖泊赛里木湖,沿木栈道走向湖滩。漫步时,脚下“哗啦哗啦”清脆之声,让我惊喜,湖滩上竟是无穷无尽的扁平石片。一个激灵,立刻拾起一枚石片以打水漂姿势朝湖面抛,其中一枚打到了5个弹跳。

穿越半个多世纪再次打水漂,一气抛掷了20多枚石片。呼啸呼啸大喘气,方才想起是在高原上玩耗体力的游戏。虽贪恋抛掷不完的薄薄石片,呼吸急促也只能罢手。

50多年前,在上海的河浜边打水漂,50多年后,在距上海万里之遥的新疆高原湖泊宽广的湖面上打水漂,生活就像水面上一跳一跳向前的石片,不断地走向未知的美好。